



## Reset

小時候，我很喜歡每天在靜夜的時刻，一個人悄然在書房的桌邊。家裡的書房是間不折不扣的斗室，大約只有三坪大小。一套素靜的原木桌椅，靠著那尺方的潔白，等待冷凝過的如練月華帶來今夜時光的消息，銀閃閃的投影在過長的透明桌墊，粼粼銀白無限延伸出這子時的真空宇宙，倒下的筆筒和文具散落著交雜其中，像是用尖端描繪出文字的軌跡，桌上擺著邱妙津的《蒙馬特遺書》或《鱷魚手記》，那是我特喜愛的書，也是提醒我所該至少進行的底線閱讀。為了維持生命在一個常駐情感的狀態，提醒自己日子還流轉著；為了不讓該流淚的情景白活了，提醒自己該咀嚼些墨水補充些新鮮血液；為了越過陡峭的山峰而不被湮沒，提醒心臟自己還活著，維持著最基本 120bpm 的跳動。

我很喜歡這樣的夜晚儀式，近趨一種使人麻木的踏實。我總是沐浴在光華下，等待某個十二月的雨季來臨。就像把自己浸泡在未被過濾的鹽水裡，就像那些銀樓商人一般小心翼翼的刷洗鍍上時光的貴重。窗外樹葉的窸窣聲雜著降溫過的氣流，緩步滲進窗櫺的縫隙，攪動著嬋娟罅隙似的光點，猶如細風擾亂亭下積水，頓起波紋。描摹出鯨魚穿過巷弄的身影，越過水巷，默默的在境內奔跑。急速流淌，匯集成支流，最後流入海，流入天線交織的鏡頭。那兒時光凝凍，留下一抹初白的穹蒼，在自己的心裡暗忖又越過了一次黑暗時光，才放心的闔上雙眸，把夜的軌跡埋入夢的種子裡，一點一滴的發芽。

那是個歸零的儀式，是個重生的儀式。

很久很久以後，在那個黑夜不再靜謐，月光不再迤邐的很久很

久以後。宇宙被現代的銳利劃開一個破口，我開始瘋狂接收來

自外太空的訊號。那

是個名叫網路的「先進文明，」隨著時間壯大自己的發展與勢力，大舉入侵了這個原先自私的世界。我神情緊張的關上書房的門，鎖緊窗戶，確認阻斷所有實質可行的接觸，卻不料這重量早已迫使原始的情感傾圮歪斜，蔓生出整個世界的神經。我無可奈何地被世界緩緩滲透，任由世人探詢我的內心世界，將自己解剖，露出最為裸裎的一面。我放任自己的領導與評判被搶走無數席位，放任自己逐



## 2019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佳作

漸與外界越來越密不可分，放任自我益發向外奔流而不復返，放任這個世界如土石流般不斷湧入我的書房，我無能為力。天啊！我是這麼的無能為力！我就像賈寶玉闖入齡官與賈薔的愛情世界，才驚覺自己不過是世界這大觀園中的一粒沙塵。身而為人，從母體脫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生命便解除了與世間塵埃的一切牽連。但在這光怪陸離的世界，總沒有任何人能夠將生命梳理的行雲流水，總在哪處與不同的人漸近，交會，相互纏繞不休，把自己迎向人世





## 2019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的看似輝煌的光芒，卻又不免扯動敏感的末梢神經，最終傷痕累累，滿目瘡痍，覺得自己彷彿身在人生的最卑微處，光陰黯淡，未來飄渺。

但總有些午夜夢迴的時刻，我能看到夢裡有些閃爍不清的光影。許是與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溫差，才惹得自己身上一身騷氣。童年的荒涼都如今已然斑駁模糊，已經記不清那個沒有經過重構的自己了。我恨自己沒有在溫柔一點的勇氣，恨自己沒有包容世間的勇氣，也許如此，我就不會失去自己，我還是能陪伴在我的身邊，我還是能把自己保存下來。只是越這麼感懷，姿勢就越發踉蹌。

也許我是個尚未完全社會化的人。

向上抬升，向內抽離。在生命的板塊崩塌之後，只能花點時間讓自己長大。已然毀銷的世界，卻不因此而停止四季輪常轉動。我並不是自願離開自己，但自己是不是願意離開我的呢？我試著拼湊出一幅完整的月光，卻總是只能讀到與童年的時差，似乎人生已經沒有什麼是可以回得來的了。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，黝然黑者為星星。」歐陽脩面對的繁星之夜，是甚麼樣子的生命呢？也許那時的夜晚沒有光害，更深邃平遠；也許沒有試圖登陸月球的機器人，那光華更亮更潔淨？但無論是多潔白的月光，多深邃的黑夜，人情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世間，逼著人離開童年，離開自己所有可知和不可知的一切，催人老，催人熟成一切可期不可期的模樣。然而歷經劫數，千迴百轉的人生，才能在這百年孤寂的世間擲地有聲。當人生陷入疲憊與孤寂，當日子只剩情愛與人事的嘆息，只剩下生命這艘小船能夠依靠時，也必須自己承擔，暗自療傷。回到心靈的歸處，我們總細心護著自己左胸口的一座小島，在自己向外輸出的窗口中護著一方天地。相信當身在人間世載浮載沉，不知何往時，那塊只要揚帆出發，總能找到生命最原始的歡快與自由的淨土。

遙遠的星球啊，你那兒有十二月嗎？你那兒會下雨嗎？你還在時間的宇宙裡兀自轉動嗎？也許某個凝結不語的時刻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，我能看到很久都不曾看到的天亮，浮光躍金，把心上的波紋照的一片平靜祥和。

再一次重新開始。